

有一年冬天，著名偵探勒皮克律師到這小村子來看望老朋友，同時打打獵，欣賞欣賞雪景。這會兒他和老朋友庫斯蒂村長正在美美地吃著野味。

「沒有比雪景更理想的告密者了，」他對庫斯蒂說，「它能把一切都清晰地記錄下來；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是在跑還是在跳；是扛著重物還是輕裝行動。它還能說出一個人的體重、體形以及身高（如果那人摔倒的話）。簡而言之，雪就像個長舌婦，什麼都躲不過她那張嘴。」

就在他大談其偵探之道的時候，身旁的獵狗突然叫起來。一個長著一雙弓形腿的老頭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他是當地的警察。

「什麼事，老博勒斯坦？」勒皮克問。

「我是來告訴你們，先生，」老頭結結巴巴地說，「我剛在荒野裏發現博勒加爾先生被人殺了，他的喉嚨被人切開了。」

果然他們在雪地裏發現了死者。然而除了老博勒斯坦的腳印外，沒有找到任何其他人的腳印……

甚至沒有死者的腳印。

博勒加爾住在一幢偏僻的房子裏，百葉窗老是關著，叫人看不見屋裏的情景。低矮的屋頂上飄著一只大氣球。這住宅連同他本人給人一種古怪的感覺，每天總有個小孩走來，用炭筆在他屋子的牆上寫下：「博勒加爾先生有一雙邪惡的眼睛。」老頭一發現就怒氣沖天地大罵：「小流氓，小兔崽子，看我不割下你的耳朵！」這時小孩的父親會跑出來說：「如果你敢動我孩子一根指頭，我非踢掉你的睪丸不可！」

說實話，村裏的人都討厭這個愛跟人吵嘴的怪僻老頭。兩天前勒皮克曾碰見過他。當時他剛散完步從遠處的荒地回來，手裏牽著三只紅氣球，他一見到從巴黎來的勒皮克，立刻自命不凡又怨氣沖天地大談他在巴黎的地產以及他想要在巴黎打官司什麼的。這時過來一個人，博勒加爾馬上向他作了介紹：「萬松大夫，這位是巴黎法院的勒皮克先生。」

「我來給你注射，」萬松大夫說，「今天感覺怎麼樣？」

「我關心的是人們良知的康復！」博勒加爾轉向勒皮克說。「每個人都恨我！每個人都在榨取我！真希望這裏就有個法庭，我有四個案子要訴訟。」

萬松大夫笑了：「你老是自找沒趣。你有的是錢，何必……」

「難道就讓人把我榨乾不成？不！我可不是綿羊！」

突然砰的一聲，博勒加爾手裏只剩了兩只氣球，一只氣球被一個男孩用彈弓打破了。

現在博勒加爾就像個紅白相交的雪人，喉管敞開著躺在大雪覆蓋的荒地裏。雪地只有村長、警察、勒皮克以及後到的萬松大夫的腳印。

「他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村長咕噥了一句。

「謀殺也許發生在下雪之前，」勒皮克說，「大雪蓋住了他和凶手的足跡。」萬松大夫檢查完屍體，站起身來說：「死了還不到兩小時。」現在剛過 8 點。

「他清晨 6 點來這裏幹嘛？」村長又嘀咕說。

勒皮克一邊打量著屍體。一邊自言自語說：「是自殺還是他殺？」

「他幹嘛要自殺，」村長回答道，「他很富有。」

「大夫，你一直在照看他，他身體狀況怎麼樣？」

「他的身體很好，就是腦子有點毛病。」

「他完全是個瘋子。」警察插了一句。

顯然，對一個 60 出頭還整天帶著五彩氣球在荒地裏逛的老頭，人們難免會有許多非議之詞。

「你也這麼認為，大夫？」勒皮克問。

「一個被迫害狂症患者，」萬松說，「他老是無緣無故地懷疑別人想害他。」

「事情很明顯，」村長作出了結論，「如果是自殺的話，一定會留下凶器；可我們什麼也沒發現，所以……」

「那你懷疑是誰幹的？」勒皮克問，「殺人的動機又是什麼？謀財還是復仇？」

兩者都有可能。至於嫌疑對象，在這個村子裏就可以列出許多，幾乎人人憎恨這個吝嗇的瘋老頭和他的紅氣球！

勒皮克搜查了博勒加爾的房子。使他感到驚訝的是，有一間屋子裏竟堆滿了孩子們玩的氣球。紅的，藍的，黃的，綠的，還有粉紅的。

「看來警察說得對，」在一旁的庫斯蒂村長說，「那老頭是有點神經錯亂。」

勒皮克沒吱聲，他在博勒加爾的書房裏發現了一些有關氣像學的書籍，也就是說他那些被人們視為怪異的舉止實際上是合情合理的。

博勒加爾對氣像學很有興趣，氣球正是他用來研究風向、風力以及氣壓變化的工具。

幾個小時之後，勒皮克在村裏唯一的一家旅館裏遇見了萬松大夫，他們自然又把話題扯到了博勒加爾的案子上。

「就我個人的看法，我不相信這是一樁謀殺案，」勒皮克說，「我倒覺得博勒加爾是自殺。因此我想請教一個問題，萬松大夫。你告訴過我，博勒加爾有被迫害狂的病態心理，他總是強迫自己相信有人想害他，那麼他會不會產生這樣一種心態：「如果我束手待斃，等著敵人來殺死我，那麼他們一定會在謀殺過程中偽造種種自殺的假像，那我也就沒有復仇的機會了；相反。如果我殺了自己，我倒可以使它變得像一極謀殺案，這樣警方就不會放過我的敵人了。」博勒加爾會不會是在這種心態的驅動下自殺的呢？」

萬松大夫想了一會。

「完全有可能，」他最後說。「可以找到許多類似的病例，這是典型的被迫害自虐狂。但儘管如此，」大夫話鋒一轉，「我還不能同意你的觀點，自殺的假設是不成立的，不可能將自殺偽裝成他殺。」

「哈！」勒皮克笑了笑說，「唯一巧妙的做法就是讓那件凶器消失。」

「完全正確，」萬松大夫說，「可他如何解決這個不可思議的難題呢？」

「簡單之至。」

「簡單？」萬松大夫有些迷惑不解。

「五六只氣球就能辦到，」勒皮克凝視著天空說，「他爲了減輕剃鬚刀的重量，先卸去刀柄，然後把薄薄的刀片繫在那些氣球上。他在空無一人的荒地裏用這刀片割斷了自己的喉管。接下來的情景是什麼呢？沾著血跡的刀片一離開他的手指，就被氣球帶著飄走了！」

「真是異想天開，親愛的勒皮克！」

「精神不正常的人往往是最傑出的幻想家，我親愛的大夫。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麼博勒加爾沒有在自己的腦袋上來一槍，因爲手槍太重了。同樣，匕首也沉了些，而薄薄的一把刀片卻能……」

萬松大夫沉默了片刻，仍然不同意說：「可博勒加爾一定知道，氣球受到濕度的影響，傍晚會落回地面，那時人們就發現……」

「是的，可他也會指望氣球在中午因溫度升高而爆裂；也許它們還可能落在布拉康森林裏。誰知道他的腦子是怎麼想的？」

「這倒有點道理，」萬松大夫最後說，「你打算怎麼辦？」

「今天的風向是朝東，那麼根據我的推理（也許有些草率），我們有可能在布拉康森林的方向找到自殺者的氣球。由於有刀片的重量，氣球不可能升得很高，它可能會讓樹枝鉤住。」

「這種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但畢竟有。我想午飯後派人去搜尋一下，你願意一起去嗎？」

「很願意。」

下午 2 點，搜尋組的全體人員在發現屍體的荒地集合起來，勒皮克隨身帶了一只帽盒。

「這裏裝著我的獵犬，」他笑著說。盒子裏面是一只紅氣球。看見人們驚愕的目光，他笑著解釋道：「我們可以由雪茄的煙來領路；或者將捲煙紙的碎片拋向空中，然後跟著碎紙片的方向走。但我想氣球更實用。」

「聽起來有點……那個……」萬松大夫說。

「幼稚，是嗎？」

「不，像童話故事。」

「一回事，」勒皮克說，「不過我有我的破案方式。」

他放出了氣球，讓它隨風飄去。氣球的一頭繫著一根 60 英尺長的線，由他牽著。就這樣，在氣球的引導下，他們朝森林的方向走去。走進林子不久，萬松大夫放慢了腳步：「我說，這樣做未免有些荒唐，我們什麼也發現不了的。」

「是嗎？」勒皮克的語調很怪，所有的人都吃驚地朝他望去。接著人們的目光又不約而同地順著他的視線向前移去。

在他們的右側，大約 40 步的地方，有四只氣球掛在一棵槐樹的樹枝上。他們蹣跚地朝氣球走去，好像怕驚飛了它們。

四只氣球被一根繩子捆在一起，繩子的一端繫著一把沾有血跡的剃鬚刀片！

「太妙了！」萬松大夫說。「自殺的證據終於找到了。」

「哦？可我不這麼認為。」勒皮克說。

「你說什麼？這起自殺案是你自己證明的。」

「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博勒加爾會自殺。」他憂鬱地說。隨即語調一變，「大夫，很遺憾，剛交手你就成了輸家。你落入了我的圈套。博勒加爾是被謀殺的，而且是你謀殺了他……」

「你瘋了？」萬松大夫的腳步在向後退去。

「沒瘋。這些氣球是你犯罪的確鑿證據。」

「我不明白。」

「道理很簡單：如果博勒加爾真是像我說的那樣殺了自己，我們就根本不可能在這兒找到這些氣球，因為今天早晨並沒有刮現在這樣的西風，而是刮東風。那麼，這裏這些氣球是哪兒來的呢？顯然是有人帶到這兒來的。而這個人，也就是凶手，他的目的是給自殺的假設提供證據。至今，我那個異想天開的氣球自殺假設只告訴過一個人，那就你，萬松大夫。」

「午飯時，你帶著氣球和刀片來到這裏，瞧，樹幹上還有剛剛爬上去留下的抓痕。剛才在路上，我注意到你在給我們作嚮導，儘管你的行動很隱蔽。而且我能斷定，如果你脫下衣服，一定能在你身上找到那個傷口：你割開了自己的皮肉，用傷口處的血塗在刀片上。行了！別舉起硬梆梆的玩藝！」說著他疾速地抽出了左輪手槍，對準了從麻木中醒過來、繼而憤怒地想把對手擊倒的萬松。

「我並非你的敵人，」勒皮克平靜地說，「我的身份是律師。」

「好吧，」萬松那喃喃低語道，「我的夢已經徹底破滅了。」

萬松曾經在巴黎一家醫院當過兩年實習醫生。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父親投機失敗葬送了他美好的前程。爲了溫飽，他來到這個小村子開了一家私人診所。

「我殺博勒加爾是爲了錢。我知道他在屋裏藏了許多金幣——那一筆巨大的財富。」

「於是你就利用大夫的身份經常出人他家，最後終於發現了他的藏錢之處。」

「我是昨天發現的。」

「但當博勒加爾發現金幣被盜時，他馬上懷疑是你？」

「是的，今天一大早地給我打了電話，說他感覺很壞。當我趕到他家裏時，他並不在家。我估計他是用電話把我誑出來，然後利用這段時間去我家尋找金幣。那麼他就很可能會發現我幹的一切。」

「你急忙趕了回去，並在荒地裏碰見了他回來？」

「他找回了那只藏金幣的鐵盒。接下來發生的事你能想像得到。知道一切都露了餡，在極度的恐慌中……」

「你用什麼殺了他？」

「我每次出診，藥箱裏總帶著手術刀。」

「明白了。」

接著是長時間的沉默。

「當你設下氣球圈套時，你就已經懷疑我了？」萬松過了一會問。

「還記得嗎？」勒皮克說，「當我問一個被迫害狂患者是否會出於報復的心理而自殺時，你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懷疑。你說這種情況很典型，也很普遍。可我也看過許多這方面的書，而且還有幾個精神病專家朋友。我的知識和經驗告訴我：一個幻想狂在通常情況下非沒有自殘或自殺的行為；相反，他們的求生欲望很強.....於是疑點在我腦子裏出現了，是萬松大夫不懂，還是他在撒謊？在隨後和你的交談中，我很快就得出了結論：你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

「我本來有一個美好的前途，」萬松淒慘地一笑，「我有能力，有勇氣.....」

「我很抱歉，大夫。」勒皮克說。

「你準備怎麼辦，把我送給警方？」

「這違背了我的本意。」勒皮克掂了掂手中的槍。「我想你應該去自首，我也許可以將精力放在為你的辯護上。」說完，他看了一眼紅氣球，轉身走開了。

在他離開樹林幾分鐘後，他看見一只紅氣球從頭頂上飄過。接著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他立刻朝樹林方向跑去。他預感到這些氣球是在給他提供信號：謀害博勒加爾的凶手已經作出了某種果斷的抉擇。

幾分鐘後，他在那棵槐樹腳下看見了萬松大夫的屍體。他寫了一封簡短的自首書，然後用刀片割斷了自己的喉管。

------(完)